南齊書

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

南齊書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
安傅氏雙鑑樓藏
宋蜀大字本景印
原書板高營造尺
七寸三分寬六寸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

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

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

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

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逮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

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

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臣恂臣寶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君臣輦謹敘目錄昧死上

南齊書目録

凡五十九卷

本紀八卷

志一十一卷

列傳四十卷

劉懷珍　李安

王玄載 弟玄邈

列傳第九　南齊書二十八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列傳第十　南齊書二十九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遥光 遥欣 遥昌

安陸昭王緬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五十五

孝義

本紀第一　　　　南齊書一

臣蕭　子顯　撰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鬭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禄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

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
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
儁儁生輔國參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
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
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
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
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皇考諱承之字嗣
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兖

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元嘉初徙爲威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乗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彊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

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
據潰走明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
班師滑臺陷没兗州刺史竺靈秀抵罪宋文帝
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
諱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 檀征
南詳之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還輔國鎮
北中兵參軍員外郎十年蕭思話爲梁州刺史
皇考爲其橫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帥楊難當
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

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氐偽魏興太守薛健於黃金山克之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既潰散皇考即據之氐偽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壘相去二里健與偽馮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戰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公山為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呂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

西督護段虬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當又遣
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溫攻逼
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
皇考命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
能當乃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進
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書褒美命先驅蒙險深入
全軍屢剋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
司馬太守如故入爲太子屯騎校尉文帝以平
氐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皇

考不附乃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戶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士民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

陵蠻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一
年伐索虜至丘檻山並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
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太祖自隨戍沔北討樊鄧
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七
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遣寧朔將軍臧質
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
度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
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
人前驅燾已潛過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戰敗

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沒太祖還就實國學
爲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
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
沒屬氐武興西北有蘭皐戍去仇池二百里太
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
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
談堤城拔之虜偽河間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
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爵
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

府轉太宰遷員外郎直閤中書舍人西陵王撫
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僚佐
爲北軍中郎中兵參軍陳太后憂起爲武烈將
軍復爲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後軍將軍
値明帝立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
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
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賊前鋒將程捍孫
曇瓘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晉陵
太守袁標弃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散徐州刺

史薛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守
程天祚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徵太祖
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
軍已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
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
賊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離永
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
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鼈將西歸王寬與軍
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張永遣太祖馳督寬索

兒東要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
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
梁太祖追之至葛家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
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
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
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
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
中驚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
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

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太祖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至黯䵝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戸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䌂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

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太祖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軍猛鋭何往不尅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索虜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泰始三年

沈攸之吳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退至淮北圍角城戍主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遥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即解還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

言云蕭諱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
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
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即酌飲之喜
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
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
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
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
卿等勠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時世祖
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

詔許之加邑二百戶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並掌機事又別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明帝誅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窺窬之望密與左右閹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官民數日便辦衆二萬人騎五百匹發盆口悉乘商旅船舫大雷戍主杜道欣鵲頭戍主劉□期告

變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

可以見甲守白下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
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右軍諸人
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竝
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
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間右衛若不出白下則
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
得至新亭旣是兵衝所以欲死報國耳常日乃
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顧謂劉勔曰
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新亭

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勔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渡北岸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黃回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

戰自巳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
破也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彊命中故
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太祖遣隊
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
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
已死別率杜黒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惠朗
數百人突入東門叫譟至堂下城上守門兵
披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皆推楯
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滿將發左右

將戴仲緒舉楯扞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
死戰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黑蠡拒戰
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敲叫不復相
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内亂走
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賊帥
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桁劉
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及道隆並戰没初勔
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
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

未幾諸王竝幼沖上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可追勔竟不納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内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閒道從承明門入衞宮闕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太

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覩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戸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戸更日入直决事號

爲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爲四
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加太祖尚書左僕射本
官如故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
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
爲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太祖太祖拒而不納七
月羽林監表祗奔景素便舉兵太祖出屯玄武
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太祖威名既重蒼梧
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諱有
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太

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
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
左右張互兒馬墜湖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
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
又於蠻岡賭跳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中
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害無常
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
謀於氈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
奏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

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
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爲龍驤
將軍世謂爲龍驤赤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
樹下召四貴集議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
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
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
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
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十人
入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絡車班劒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台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初荆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爲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爲荆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鄰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

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廪財悉充倉儲荆州作
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
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
積朝廷畏之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道
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
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
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
事難濟太祖又保持不許太祖旣廢立遣攸之
子司徒左長史元琰賫蒼梧王諸虐害器物示

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太祖書
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
明帝與巳約誓十二月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
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裲
襠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已下都宗師恐懼乙卯
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
都督前驅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
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一

滅我門户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
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
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
兵蘊乃下達郢州世祖爲郢州長史蘊期世祖出
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
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
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
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
帥無不協同攸之反問初至太祖往石頭與粲

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
秉惟怯晡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
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韜及
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太祖命王敬
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
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文至乃散衆軍攻
石頭斬粲劉秉走雒檐湖[illegible]逃鬭場並禽斬之
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屧白楊郊
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

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
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
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云口
中血出衆疑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
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尒今日迺可一門
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故爲明帝所任蒼
梧廢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
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

韞槌胷曰君肉中詎有血絜典籤莫嗣祖知絜謀太祖召問嗣祖袁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太祖竝赦而用之黄回頓新亭聞石頭鼓譟率兵來赴之朱雀航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太祖屯閲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黄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教曰河南稱慈諒由掩骴廣

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表製茲營崇灊浚塹古
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刋薙憑軒動
懷巡隍增愴宜並爲收歛葬并設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剋衆潰自經死傳
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
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兾司
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
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黄鉞三月己酉增班
劒爲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

餘並如故辛卯太祖誅鎮北將軍黃回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鄣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餝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

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

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九月丙午

進位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

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敦勸

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

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

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劒履
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
國揔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
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其驃騎
大將軍楊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讓公
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
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
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
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

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
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
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
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
群飛彝器已遷宗祧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
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
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
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
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

表劉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已稱兵協亂跨蹈
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
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
邦國翦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
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
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
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
犬羊陵虐淮濟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
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

告警公受命宗初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
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
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
顧本朝受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覬不
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
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
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
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
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偷張勢振彭泗乘勝

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
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
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
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
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
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
高壘指日淪陷公春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
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
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

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
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
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劒凝神則奇謀貫
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
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
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蕃邗晉應韓翻為
讎敵遂乎失圖興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
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

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荊漢獨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

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
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
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曒日同亮明略與
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鼛鼓一麾夏首
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
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
下之勲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勠力
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

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注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王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静言欽歎良有鈌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

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
義興揚州之吴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
兹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
父故蕃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
邵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内外之
寄同規在昔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
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相國印綬齊公
璽紱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
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

相國位揔百辟秩踰三鉉職以禮移號隨事革
其以相國揔百辟去録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
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
其驃騎大将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
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秉禮弘律儀刑區宇
遐邇一體民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公崇脩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
姓繁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公居身
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

軒縣之樂六佾之儛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
夷竭歡回首内附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明鑒
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
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
生奮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
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
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驤八表威靈所振異域
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

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

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
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
白茅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
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
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王世子爲
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禪位
下詔曰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

非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相襲景和騁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霾七廟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祕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

姦宄之類覲隆威而隅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
增厲道邁於重華勳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
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卉衣卉服
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
哉故四奥載宅六府克和川陸効珍禎祥鱗集
卿煙玉露旦夕揚藻嘉穟芝英晷刻呈茂革運
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
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曆
數皎焉攸歸朕雖寡昧闇于大道稽覽隆替爲

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
宮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是日宋帝遜
于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
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壬辰策命齊王曰伊
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
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
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
其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摠地
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

以大唐遜位謳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
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
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
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
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
世多故難滅星謀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
鏡寓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國塗荐阻弘五慮
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

侮蕃屏陵上兵葦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
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
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
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
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
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
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
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

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裒而謁蒼昊奏雲門
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再命
璽書曰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
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
恒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
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
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
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寔繁蠹
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加以嗣

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業無主實賴英
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
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
則淵謨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
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
新王光改照遠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
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筭
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韙興文偃武
闡揚洪烈明保沖昧翱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

咸濟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
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藩款關
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亙
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
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
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
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
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琁持衡傾佇明
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宋曆數告終寔

在玆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典廣詢群
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
中中書監司空衞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
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
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
昊天之休命太祖三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
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九位也後漢自
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自
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

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九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尅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太一爲帝天目

爲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爲桓玄所逼出宮
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巳
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爲安居之世不利舉
動元興三年太一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
年太一在六宮不利有爲徐傳廢營陽王七年
太一在八宮闗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
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
一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
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闗不立凶其

年裴方明伐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

太一在二宮爲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

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

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

陽王休範反並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宮先起者

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

在七宮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應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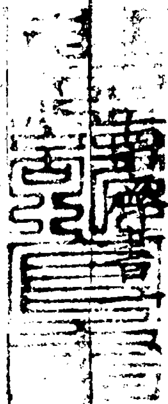
爲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

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

主人禪代之應也

本紀第一

策文難滅星謀　疑



本紀第二

臣蕭子顯撰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諱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粤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

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寔賴諱匡拯之功以弘濟
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
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
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
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
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
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從鴻曆敬簡元
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
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

前殿詔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
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
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朕
以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之誠藉樂治之數賢
能悉心士民致力用獲拯溺龕暴一匡天下業
未參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曆數攸及
思弘樂推永鑒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
薄辭弗獲昭遂欽從天人式縣景命祗月正于
文祖升禋望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華

代之蹤託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知所濟寶祚初啓洪慶惟新思俾利澤宣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宋晉熙王

夔爲陰安公江夏王躋爲沙陽公隨王翽爲舞
陰公新興王嵩爲定襄公建安王禧爲荔浦公
郡公主爲縣君縣公主爲鄉君詔曰繼世象賢
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
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尚表墳閭況功濟區夏
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
華容縣公可爲侯萍鄉縣侯可爲伯減戶有差
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以司空褚淵爲司
徒吳郡太守柳世隆爲南豫州刺史詔曰宸運

肇創寶命惟新宜弘慶賚廣敷蠲汰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原放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以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爲南兗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戊戌以荆州刺史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映爲荆州刺史西中郎將晃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驃騎司馬崔文仲爲徐州刺史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曰自廬井毀制農桑易

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援
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宮
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籞宮
停稅入優量省置庚子詔宋帝后蕃王諸陵宜
有守衛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
五人妃嬪三人五月丙午進河南王吐谷渾拾
寅號驃騎大將軍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
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効屯夷宣力齊業者
一仍本封無所減降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

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爲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辛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恒制頃世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壬子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户各有差己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以

交寧道遠不遣使己未汝陰王薨追謚爲宋順
帝終禮依魏元晉恭帝故事辛酉陰安公劉燮
等伏誅追封謚上兄道度爲衡陽元王道生爲
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
皇后妃爲昭皇后六月辛未詔相國驃騎中軍
三府職可依資勞度二宮若職限已盈所餘可
賜滿壬申以游擊將軍周山圖爲兖州刺史乙
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
收毀櫬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卹若標題猶存

姓字可識可即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
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
下州郡無棺器摽題者屬所以臺錢供市庚辰
七廟主備法駕即于太廟詔諸將及客戮力艱
難盡勤直衛其從還宮者普賜位一階辛巳罷
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諱斷諸州郡禮慶見
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
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曅爲武陵
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

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內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以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爲交州刺史丙辰以虜僞茄蘆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爲沙州刺史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九月辛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

田租乙巳以新除尚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尚書令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㑺爲汝陰王奉宋帝後己卯車駕殷祠太廟辛巳詔曰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末路屯夷戎車歲駕誠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

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
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
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未由旋反
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隷有司時為言列汝陰
太妃王氏薨追贈為宋恭皇后十一月庚子以
太子左衛率蕭景先為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
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人
爵戶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書令

褚淵爲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爲車騎將軍中
領軍李安民爲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爲
護軍將軍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卯詔索虜寇
淮泗遣衆軍北伐內外纂嚴二月丁卯虜寇壽
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
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戊子以寧蠻校尉
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慧景爲梁南
秦二州刺史辛卯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
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

石量加賑卹甲午詔江西北民避難流徙者制
遣還本貫今年租稅單貧及孤老不能自存者
即聽番籍郡縣押領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
諱為郢州刺史戊戌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為南
兗州刺史吳郡太守張岱為中護軍己亥車駕
幸樂遊宴會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以征虜將軍
崔思祖為青冀二州刺史夏四月丙寅進高麗
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
牆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吳義興

四郡遭水尤劇之縣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虛列
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宥秋七月
甲寅以輔國將軍盧紹之爲青冀二州刺史戊
午皇太子妃裴氏薨閏月辛巳遣領軍將軍李
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虜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
盧紹之等破走之冬十一月戊子以氐楊後起
爲秦州刺史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
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
章王嶷爲司空楊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映爲

荆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以平北將軍陳顯達爲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爲南兖州刺史皇子鋒爲江夏王領軍將軍李安民等破虜於淮陽夏四月以寧朔將軍沈景德爲廣州刺史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秋七月以冠軍將軍徐榮祖爲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矦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彞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斆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癸亥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纖復

雖有恒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
賞𧶘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
保押亦同此例以後將軍長沙王晃爲護軍將
軍中軍將軍南郡王長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
將軍安成王暠爲江州刺史二月乙未以冠軍
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辰詔原
京師囚繫有差元年以前逋責皆原除三月庚
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
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

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謚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上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愠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即位後身不御精細

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眞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得泰始尤增其麗留比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曆數並遠應圖讖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臣下撰録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覩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

疊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
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勠力實懷
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
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
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
集大命也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
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肅發
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

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
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
端己雄晬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本紀第二　　南齊書二